

青年讀物

革命之子

哈爾濱魯迅文化出版社印

馬裡街志大街五號

目錄

序

莫錚之路

莫錚傳略

悼莫錚同志

黃××先生的信

遺作

日記
書信
作品

序

徐·戀·庸·

第一次讀完莫錚同志這一部份遺墨的時候，我曾經有些詫異！這個在十九歲上就夭折了的青年，在精神上成熟得何其早也！你看，他的政治立場是多麼明確而堅定，他的思想方法是這麼切實而周密，他的行動是這麼勇敢而沉着，他對於生活與藝術等等問題的見解是這麼中肯——，這誠然是一般的聰明的革命青年的特色。但在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說來，似乎未免早熟得太驚人了，我總覺得。

我還覺得這早熟有點不祥，並不根據什麼理由，我竟把它當作其人的早夭的原因了。

因為這樣，雖然通過文學愛上了這個青年，然而我有點納悶。

直到讀了余平同志所作的健夫傳略以後，我的思想上才解決了問題。

我理解到，使這個青年早熟的主要條件之一，是中國的社會環境的刺激。

中國的社會太黑暗，有太深重的災難，它使得本來不宜思慮太多的青年，也不能不苦思焦慮，追求光明，找尋生路。莫錚同志以「一個十五歲的孩子，孤身

一人，無一相識，而敢於到數千里外去投考海軍學校，其志令人可佩。」其情也是很可憫的。

我又理解到，使這個青年早熟的另一更重要的條件，乃共產主義精神的教育。莫錚同志從小就有共產黨員的父與共產黨員的師，七歲入小學讀書後，即受共產主義的薰陶，常聽馬、恩、列、斯革命的故事；十三四歲的時候，即閱讀文藝作品及社會科學，名人傳記等書籍，深慕「高爾基之為人」。一九三七年就參加抗戰，在共產黨所領導的部隊中奮鬥。這樣的人，自然是不會與平常的青年相同的。

至於他之所以早天，則不過因為生理上的疾病，我仔細研究，並不能找出與早熟有關的處所。莫錚同志自己說：「一個青年固然要老誠，但是老誠不是成了老人，而是指在待人接物處理事務時，能鎮靜、不浮躁、有辦法。一個青年所特有的性格，不活潑、不精神、沒有朝氣，那還成什麼青年呢？」據其師友的反映看來，莫錚同志也確實是沒有「成為老人」的青年，所以我最後承認了他早熟並沒有什麼不祥。

這樣的一個青年，真是一個可敬可愛的青年，可紀念的青年。

余平同志珍重的保存了這些文件，系統的輯錄下來，而且想找機會出版，我能够體會他的心。這裡面所包含的不僅是深摯的父子之情，而也有着普遍的對革命後代的關懷。因為我也是爲父的人了，所以能够深深體會雙方。這個小冊子倘能出版，我想對於廣大青年是有深刻教育意義的。

一九四七年六月八日于熱河林西。

莫錚之路

安波

余平同志把他愛子的遺墨交給我讀。起初，我祇感到一種深摯的天倫之情打動了我，並帶一種責任感與好奇心讀下去。那知讀時與讀後，我的情緒激盪不已，引起了無限的思維，彷彿我自己又回到了青年時代，在許多肺腑相交的青年友好中，有一位莫錚弟，他的熱情，他的理智，他的默默寡言，落落大方的態度，都使我由敬佩而產生了一種不可言說的愛慕之情。我一日不能離開他，什麼愁苦煩悶，都要對他說說，而他却能頭頭是道的，給我解釋與安慰，完全沒有像我一樣的焦灼波動與缺少涵養。

可恨！這只是剎那間的幻想，如果硬要把他作為我一個朋友，也只是神交的朋友，從未見面也永不會見面的朋友，這是何等憾恨啊！

我相信，我是很能了解莫錚的，為什麼他的熱情像火一樣的燃燒，而又能深沉的思考一些問題，為什麼「他可以一天不說話，却不能一刻沒有工作，沒有學習。」（黃××先生評語）以致病勢垂危時，還不能克制自己學習的慾望？

爲什麼他對於中國與全世界具有那樣重的責任感，到處追求光明，不避艱險？這往往是許多不了解中國青年的人們所不能理解的。但是莫錚是這樣做了，多數的中國青年是這樣作了。按從教育觀點看來，十七八歲還只是一個孩子，正應享受着社會的一切福利，無憂無慮的獲得知、美、體三育發展的充分機會。然而事實上，今天中國青年却飽經憂患，民族危亡的担子要他担，人民苦痛的担子要他担，漆黑一團舊社會——掠奪、欺詐、荒淫無恥——重重的壓在他的頭上，要他自己絞腦筋費力量去突破，要十七八歲的孩子去突破。而刺刀監牢却在身邊威脅着他，這不是太殘忍了嗎？太冷酷了嗎？對於上述的美麗的教育理想，不是天大的諷刺嗎？的確太殘忍了，太冷酷了，千秋百代之後，讀到今天中國青年的遭遇，都會一洒同情之淚的。也許要說二十世紀上半世紀的青年，爲什麼是那樣的「不幸啊！」但是要知道一位哲人說得好：「災難有絕對的價值，不幸即力量的泉源。」在中國青年中完全證實了。不錯，重重的災難與不幸，曾經摧毀過不少青年的生命與健康。但是另一方面却大大的豐富了中國青年的思想，鍛鍊了自己的意志，拿起了反抗的投槍一直鬥爭了下去。到今天革命青年的隊伍是日益壯大了，無數的屬於人民的棟樑之材是產生了。莫錚是優秀

的青年，但不過是千萬個優秀青年中的一個，想到此，我們不是轉憂爲喜了嗎？

你看莫錚是怎樣走着自己的路的？

小學時他是名列前茅的好學生。但到了中學却不喜歡那些課本，只喜歡讀一些課外書刊及文藝作品（那叫什麼課本啊！）。因爲愛國情熱，以十五歲的幼齡，千里孤身去投考國民黨的海軍，却被官僚私人勢力，不啻一聲的排擠掉了後，又排除萬難投奔晉閩參加抗戰。「抱着一顆熱望的心，滿打算在這裡能學到革命的知識，與一些足以應付當前偉大的時代變動的知識與技能。然而痛心的事實，恰恰給他一個有力的反駁，一顆火熱的心，將要成爲冷冰冰的了，希望變成失望了。」（見莫錚的信）以後他在共產黨的影響與領導下，是那樣興奮，那樣愉快，做不完、學不完，而終於成爲一個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員了。

自然莫錚的進步的父親和老師，對他有很多栽培，但主要的還是中國的社會教育了他，像教育其他無數的優秀青年一樣。我愛莫錚，遺憾的我不再是青年了，我相信現在的青年，將比我更愛莫錚，不僅慕莫錚之才，尤願步莫錚之路。

莫 錚 傳 略

余 平

莫錚是我的兒子，又名健夫，中共青年黨員。一九四〇年秋，在晉西北軍區，黨政軍民協力粉碎敵人掃蕩，社會秩序恢復的時候，他代表文聯參加慰問團，一方面慰問文、交被敵蹂躪的民衆，一方面開展八區的文化工作。沒有想到他中途染病留在工衛旅醫院休養，竟醫藥無效，使病魔奪去了他的青春。——年僅十九歲。

他天資聰穎，七歲入小學，就知道用心讀書，他的記憶力理解力都很好，凡讀過的書都能默寫、能講述。九、十歲時就能寫出一二百字的通順文筆，故每次考試都是名列前茅。他的性情剛直而活潑，沒有頑皮的壞習慣，從來不欺侮人，也不被人欺侮，善於接近同學，幫助同學，而不輕易與人爭長論短。因此同學都喜歡接近他尊重他。十一歲那年，即被選爲學生自治會主席，全體同學都願受他的領導，他能使學生日常生活井然有序。十三歲高小畢業後，即考入易縣梁格莊高級農科職業學校。從那時起就喜歡閱讀課外書報刊物及文藝作品。在該校年餘（一九三六年春），適中央海軍學校招生，他見到廣告後，即決心投考，在給我的信中曾這樣說：

「……我的條件適合投考這個學校，我願意投考。但並不是爲了升官發財，而是因爲我國海軍，正在萌芽時期，需要這種人材。我希望您同意，可是不要告知我的祖父、母和母親，因爲他們想不開，恐不叫我去……」

海軍學校的校址在福建馬尾，入學八年才畢業。一個十五歲的孩子，孤身一人，無一相識，而敢於到數千里外去求學，其志令人可佩。我讀了他的信很受感動，遂決意許之。次日就到他那裡去，準備與校長說知使之投考。才由學校（那時我任鄉村小學教師）起身約半點鐘的時候，即有保衛團去逮捕我，結果撲了空，對我可說是幸運。

俟後，我遭反動政府通緝，本縣不能容身，遂逃往綏遠。他自去保定教育廳投考，被錄取後，又到南京複試，共錄取新生一百名，他名列二十三。

到馬尾海軍學校後，即發現該校不是培養人材的地方，而是發展私人勢力的場所，內地十幾省共錄取新生一百名，而福建一省則取四十五名之多。此外校內教職員亦皆清一色的福建人。他來信中曾言到：

「前在報紙上看到……海軍是福建人的鐵飯碗。」現在看起來是千真萬確。學生大都是福建人，其他省份的人隨時可以受到排斥，可以任意加給你一個

罪名，開除學籍。想順利畢業，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此他大爲失望，不準備堅持讀下去，入校三個月後的甄別考試果被淘汰。

一九三七年春（十六歲），又重回梁格莊母校肄業，這就是他求學的過程。「七七」事變後，敵人大舉南下，我縣（涿縣）當交通要道，估計絕不能保守。失陷後，熱血知識青年也一定不好存在。且我在家時曾得罪過一些劣紳地痞之流，如果他存留家中，容易受此等人的暗算。於是由綏二日內寫了三封信給他，都是要他立刻離家赴晉參加抗戰。他於一日內接此三封信，次日即遵我所囑啓程上路。這時路上難民載道，兵馬紛亂，敵機又不時轟炸，有時坐不上火車即步行，行李拿不動，把柳條包被褥等都拋棄在路旁。途中有時找不到飯食與宿處，並聽到路上人傳言說：「山西邊界不叫進去」，但他仍決心前進，心想：「過不去的時候再說」，以後進了山西邊界也沒什麼事。此時又有人傳說：「太原不叫進去」，這次他更有信心的大胆前進，太原城也進去了。在路上不但經歷了這些艱苦磨練，且還遇到一次飛機轟炸，當時伏在地上隱蔽，炸彈落在身旁未被炸傷，亦屬萬幸。

到太原後，正值招考總動員協助員，條件規定年齡要在十八歲以上，他只十六歲，本不合條件，因身量尚不矮，僞報十九歲投考得被錄取。遂即被分配到決死二總隊作地方動員工作及部隊政治工作。後又到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隨營學校受訓。畢業後仍回部隊工作，曾任過宣教幹事、組織幹事、指導員等職。一九四〇年春，工衛隊整編才離開部隊到文聯工作。他抗戰後的經歷如此。（他參加抗戰後的具體事蹟我知道的不多故只能如此簡述）

錚富於正義感，七歲入小學讀書後，即受共產主義者的薰陶，常聽到馬、恩、列、斯革命的故事，他天真純潔的心靈中，即種下了革命思想的種子，十三、四歲時，即閱讀文藝作品及社會科學名人傳記等書籍。讀「革命文豪高爾基」給他的影響最大，深慕高爾基的為人，當時即有志於革命文學的研究。一九三五年秋「八一宣言」發表，給他閱讀，更激勵了他的革命熱情。一九三七年他到山西參加抗戰後，在給我的信中，曾有這樣一段話：

「社會不允許我們再在狹隘的個人主義裡兜圈子，不允許我們不到社會鬥爭的戰場上來，我們的一切，現在已交給社會了，你的兒子就是社會上的人了，要問那裡是我的家？社會。誰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？全世界被壓迫的同胞

……」
這表現了他愛真理愛人類國際主義的精神。

在待人接物生活態度方面，黃××先生給我的信中，這樣寫着：

「他是一個熱情的人，但並不把他的熱情放在嘴巴上；他是一個誠摯的人，永遠在相互的友誼上安排下他最大的誠摯。他可以一天不說話，但是不能一刻沒有工作沒有學習。即使在渾小的時候（錦十二三歲時在本縣高小讀書，黃××先生任該校教師）我已看出，他不會反駁你，但心裡總覺得你不對時，他就不會和你妥協，沉默的反抗，在實際表現上，說明他的對，證明你的錯。僅只一個年頭（指抗戰後一年——余平註），使這個青年變成了鋼鐵般的人，革命的理论武裝了他的頭腦……」

他對革命工作，又是一貫努力負責的，十八歲那年，在工衛旅二十三團任連指導員時，工作成績最好，曾被稱為模範。即在醫院臥床不起的時候，仍是關懷着革命工作。曾和我說：「文聯參加慰問團的有幾個人，特把這個好地方叫我來（他說是工作多任務重），但是我又病在這裡，一點工作也作不成……」一面說着熱淚即隨聲而出。臥病既久（五十餘日），身體遂衰弱得不能起坐，在

臨死前二日還惦念着：亞馬（文聯領導人）到延安去快回來了，計劃着商討文聯今後工作。並以亞馬回來自己病不能痊愈而担心着。當時我勸他：「身體這樣衰弱，費心思是有害的，現在你是養病第一，不要多想什麼，病不好什麼都談不到。」他說：「我忘不了有什麼辦法呢？只可努力克制，克制到什麼程度，算什麼程度。」他的話是那樣的明白清晰，誰知一二日後，即與革命戰友與革命事業永別了呢？！

我每次給他的教育，他總是虛心接受，從來沒有使氣或反抗過。在醫院病勢垂危的時候，我聽說他給工衛旅侯政委寫信要錢，我即和他說：「你不要向外面的同志要錢，你用錢我可以想辦法，現在經濟都是困難的，向人要錢也使人家爲難，如達不到目的，不是又嚙失望的痛苦嗎？」他說：「我在工衛旅二十三團連隊工作時，曾是模範指導員，和侯政治委員談工作及私人談話間，他對我都很好，如接到我的信，他一定能給圓滿答覆的。以後我病好了，吃東西要多了。現在東西又很貴，儘用你的錢——一個當八路軍的人有多少錢呢？」他對我的體貼，又是那樣週到。

鐸是我的兒子，但是有許多特點我的確不如他。所以我嘗這樣想：鐸是我

的愛子，又如我的益友，同時又是我革命戰鬥中的同志。每次的來信，都給我極大的興奮與鼓勵。抗戰後，他的信給我的鼓勵更大。每次信上總是充溢着學習與工作的熱情，表現着革命鬥爭的毅力，從沒有提到過個人生活的問題。因此，無論在困難的環境中，在不愉快的心情下，在生活學習不緊張的時候，只要是要接讀他的信，便使我即時振奮起來、緊張起來、愉快起來。

錚死後，他身邊遺下筆記本數冊，裡面有他的作品、筆記、日記等。此外我尚保存他的一些信件。這些遺作的內容，可以代表他的思想、生活、學習的態度及工作作風。故集印成冊（爲了保存本來面目一字不改），俾作紀念，並藉以自勵。如進步青年讀之稍有裨益的話，那更是意外的收穫，也就是他的精神不死。

於英錚逝世二週年紀念日

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

悼莫錚同志

劉·輔·仁·

記得是去年的秋天，
殘暴的敵人剛剛潰走，
爲了工作，
我們又走上了那永遠
走不完的路。
在馬坊：
可紀念的馬坊鎮啊，
才愉快的分了手。

× × ×

一月後我返回來了，
可是沒有見到你；
聽說你病倒在那裡——
敵人時常騷擾的八區。

我等着，等着，兩個月又過去了，
不見你的回音，
終於接着了你说死去的消息！
這使我多麼震驚！
我希望這消息是傳錯的，
但，事實證明的千真萬確，
啊！死去就不能復生！

× × ×

親愛的同志！親愛的錚！
當我想起我們在一塊兒，
和敵搏鬥的時候，
你是那樣勇敢，那樣堅定；
困難襲來了，你一點也不動搖，

而且還時刻鼓勵着別人。

x x x

親愛的同志！親愛的錚！

你死時是那樣的年青。

你——十六歲

就離開了自己的家，

從河北來到山西，

參加了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。

三年喲！整整三年的光景，

你爲自己開闢了遠大的前程。

我正在暗暗的爲你慶幸，

然而多麼不幸啊！

病魔絞殺了你的青春！

x x x

親愛的同志！親愛的錚！

你安息吧！

留下你的工作會有人來担承；

你放心吧！

請閉上你青春的眼睛。